

一段林務工作的前塵往事

前新竹林區管理處副技師 / 黃紹農

(接50卷第7期)

年輕時的膽氣有夠旺

有次奉派與余聰澤兄(現保林股長)及工作站人員前往新光大溪86林班調查尖石鄉一位吳姓鄉民檢舉超伐索道障礙木案件,沿著木馬路走到一處山腰上,原有一座簡單式人行索道可攀往對岸,但因年久失修,大夥認為危險,不如辛苦點走到溪底渡過溪床再爬上對岸,才能接上對岸羊腸小路,時值2月近末,寒雪初溶,水深及腿,脫了鞋褲已夠寒冷,踏在冰冷溪底卵石之上,可謂凍徹心肺,才走數步竟冰得直打抖擻,大夥趕快又縮回溪邊,據當地1位工頭賴先生說,他幾個月前才走過一騎人行索道,如果我們敢的話,他可以陪我們走過去,商量甚久,只有我願意走索道,於是他前我後,各人背了登山袋上路。這條簡便索道鋼索共分三條,粗約食指大小,兩條在左右兩邊作為護手,底下一條供為踏腳之用,原來兩邊護手索都垂掛著指大樹枝用小鐵絲交叉綁著,用腳尖輕輕一撥就斷裂飛掉,踏腳1條鋼索用桂竹破半捆綁一起,亦已腐不堪踩,其實走不出10公尺,就什麼都沒有了,這倒難不倒我們,必竟我們都有走過架空索道的經驗,不過這次不一樣的是,索道架設年久鬆懈、長度大而且距

溪床高不知幾公尺,慘的是走到1/3處,發現左邊鋼索漸漸往下沉,忍著手凍趕忙用口小心的把一邊手套嚙下丟掉,以防萬一滑手;走不到一半,左邊鋼索鬆動得愈厲害(最後與踏索平衡拋垂在一邊)此時只好雙手握緊右索,漸漸的雙手高抓鋼索,腳跟輕蹊踏索之上打橫移進,偷眼一瞧涉溪同仁感覺如蟻,高懸索上簡直進退兩難,不敢再行下望,再瞄前行的賴先生已抵對岸,身懸高處兩邊看來幾乎等距,猶豫了一下,於是打消回走念頭,漸漸的左索慢慢浮起雙手可抓,很快就到了對岸,還等了幾十分鐘其他人才到齊,恐懼之感早拋雲霄。

年輕朋友,千萬勿逞一時之勇呀!

到達運材索道工寮,大家休息一下,我與余兄在外小解,順便觀察索道邊伐木情形,最初只發現少數幾株已伐未打鐵印小徑,於是1人丈量樹徑及打印,1人紀錄,反正還有1.5小時才吃中午便當,於是兩人邊調查邊往上爬,愈行愈遠,及行山頂竟發現又分為東西兩線用鋼索拖曳集材的簡易拖曳線,回去工寮既遠、呼叫其他站方人員又聽不到,兩人只好分開自行量丈、打印、和紀錄,便當也懶得回去拿了,兩人空著肚子各查各的直到其他人員餐後趕來已

→ 近午後2時，我們已調查過半，俟工作完成走向工寮已5時餘，因為疲勞加上口渴，兩人已無進食便當口味，拖著疲憊身體下山，在吊橋索道邊又商量了一下，認為索道雖較捷近，但大家都疲憊不堪，乾脆慢慢的走回去，其時心裡上對索橋竟有再走一趟也無所謂的感覺，這大概是40啣當年輕氣盛之故，現在想來真覺得自己當年實在笨得可以，當初憑一時之勇，萬一稍有疏失，必定屍骨無存，如何面對高堂？寫到這裡想起前情，一顆心好像已吊至喉口，心境有如風吹草動一樣，正好此時內人突然在近處叫了我一聲，把我震嚇得直像一下子就要衝跌溪底似的驚懼莫名，難道這就是老年人雄心已失之態乎？不過在此我想奉勸年青一輩朋友，凡事三思，千萬勿逞一時之勇，否則碰上了，連懊悔都沒有機會。

回想踏入林務工作的當時

我是民國46年考入林務機構派在新竹山林管理所（當時屬林產管理局，即林務局前身，後改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，辦公廳在新竹市，竹東為新竹縣另一市鎮，正如當初大甲林管處一樣，其辦公廳在東勢，使得民衆洽公錯跑竹東或大甲，發現錯誤原要改正，因為考慮許多資料之更正不易，直到改為現行公務機構才正了名為新竹林區管理處，錯名原因在於當時新竹為山地行政機構的新竹山林管理所，竹東為直營生產機構，製材廠、木材乾燥廠設備完善稱為竹東林場，機構合併時未曾考慮到地域

問題所致）我當時第一個分配工作單位是林政課，1個月後調林產課，民55、56年台大進修後調林政課以迄退休都在林政單位服務。測量定界、製圖、材積調查、換算統計、運材設計、市價調查、價格查定、木材標售…都屬林產課職掌範圍，我很幸運與當時測量、繪圖、林班鑑識、林產處分…佼佼者如詹德懋、胡清龍相處在一起，學習了許多現場和桌面實務作業的林學知識，他們都曾擔任過股長、主任，而且同樣的又都不約而同的調在林政課一齊服務、先後退休，真是叫「有緣」。

由於進入林業行列的頭一次任務就是必需經常長時間深入山區工作，早上6時前起床、裝披齊整、6時早餐、6時半出發、視天氣有時更早，中午做到那兒就在那兒吃便當，餐後休息10、20分鐘又開始工作（山區午後常下雨）同時為了減少些上下山奔波之苦，大家都能同仇敵愾似的盡量將工作做完，遇到整片刺仔林，非得用刀闢道不可，枝桿又滑難留足，只要一滑倒，碰到的地方如手、股、腿、腳，包君鮮血淋漓，遇到逾時又下雨，霧罩整林，有時雷雨交加，雖不至伸手不見五指程度，但僅僅三、五步小距，前後模糊不清，十步之外甚至不見人影，只靠呼叫聯絡互相關照、連滾帶爬又極易迷途，走到有路之處會齊，大家已是精疲力竭，這是林業從業人員常有的遭遇。

豐碩的成果，就要勤加耕耘

東部某林區曾有兩位技術人員遇到

更慘情況，據說他們走出林外既疲勞、又寒冷、又肚饑，就請山地傭工先回工寮取些食物手電筒之類回來接他們，他們認為，反正兩人有伴，稍為休息片刻慢慢走回去不遲，等到工人帶來熟食電筒，他們已睡殭路邊，永遠不再清醒。這是山區愈冷、愈餓、愈疲勞時，一坐下來就極易睡著，血液循環緩慢，自然容易入睡凍僵，值得警惕。另一個故事是在本處，有位張國英先生因為身體較胖，走路較慢，有次在觀霧對面的八仙山專業區調查林木，第5天大家為趕工，先行的先進行調查，認為多人走過多天的路都留有足跡，相信張先生循跡很快就會趕上會齊，沒想到中餐過後還沒見到人，又以為他已先回去了，結果回到工寮毫無張先生踪影，這下大家開始緊張，連夜出動尋找，領隊黃文錫先生並報告處本部通告鄰近各工作站派員協尋，結果第7天在苗栗大湖山區找到，據尋找的2位同仁告知，當時在嶺線上看到下方有枝葉在動，以為是野生動物鼠、猴、山豬或熊類在動，敏強繞下一看，張先生竟淚流滿面的跑幾步過來，分別抱住兩人，喝了口水就躺下不能再動了，還好尚會講話，接回在新竹醫院休養了10幾天才恢復，後來據他說走過幾天的現場，腳印太多，他繞了幾圈把方向都繞亂了，只好趕快重新認準方向走，好在天氣不冷，吃了半個便當，為免蟲蛇或野獸攻擊，第1天還會爬上樹頂過夜，第2天走走跌跌，跌了好幾跤，腰刀也跌掉了，只好在1棵樹身上用編號用的刻字刀刻上「張某某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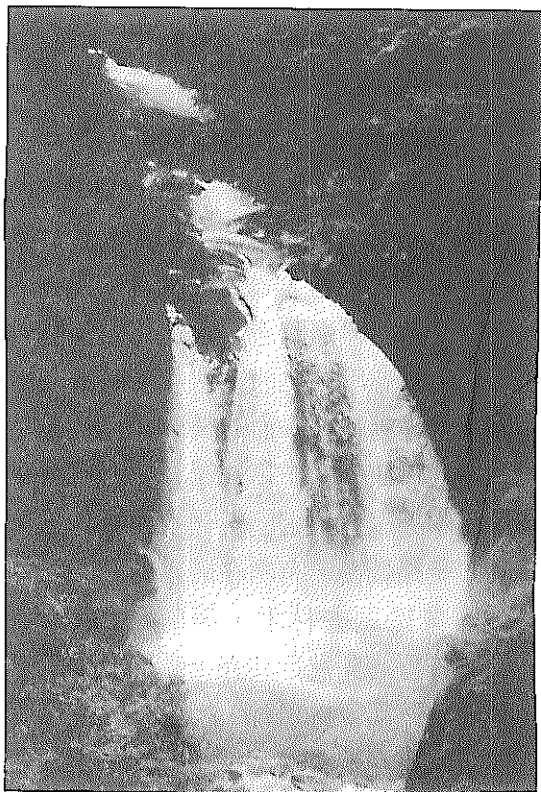
某年某月某日遇難在此」幾個字，當晚就只好在樹下睡，第3天水壺也掉了，愈走心愈慌，餓了找乾草心吃，口乾了喝坑溝水，只一味往下走，遇到懸崖陡壁，就往邊攀走，原希望有人能找來，可是這麼清靜的大山又那能見到人影。第7天沒走多久乾脆不走了，其實體力不支也走不動了，只好在身邊小樹上刻下「張某某，某年某月某日遇難在此」最後幾個字，以為必死無疑，沒想到竟聽到似是人的聲音在喊叫，他也無力的喊了幾聲沒回應，只好用力搖動小樹枝，但是久久沒回應而且也漸漸沒聲了，心想這下真是完了，更沒想到過了1個多時辰竟跑出兩位大湖工作站同事，因之喜極而泣，招呼後就癱瘓不能再動了，此後讓他在人間與家人快樂地



廖處長福麟先生

一 多聚了近10年，可見世間「無常」，常相左右。

再來，以前有位長官廖處長福麟先生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「有山就要種樹，有樹就有森林，有了森林就會有水，有水大地就會繁榮，所以說森林是水的故鄉」。廖處長還說，早年他曾在大甲林區的林班裡帶過工人種過300多公頃的樹，超過10年的時間與樹木為伍，看著小樹與日俱長，就像自己的子弟一樣有著濃厚的感情。不錯，這就是林業人員的心聲與希望，台灣林業今非昔比，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很完善的進步，這是許多專家、學者、與執政者的睿智結合，更是默默耕耘的基層員工辛勞的累積。



有山、有樹、有水，繁榮了大地（觀霧八仙瀑布）

農村攝影

香茅草

文圖 / 李秋雄

香茅草曾為我國賺取不少外匯，民國50~60年代香茅油曾風光一時，香茅油售予法國製造巴黎香水；民國70年代後，因法國停止向國內收購香茅油，在後山香茅油爐式微，再不見它了！香茅除可充當藥用，香茅油也可防蚊蟲叮咬。



香茅草